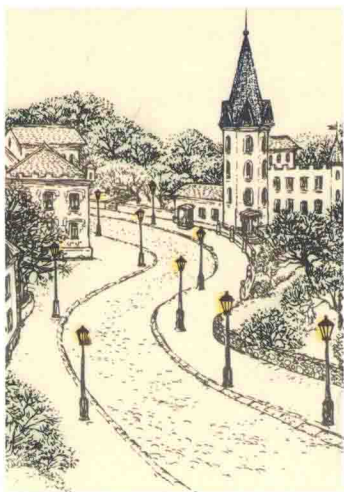


妹头

王安忆经典小说集



王安忆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王安忆经典小说集

妹头

王安忆
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妹头 / 王安忆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4.6

(王安忆经典小说集)

ISBN 978-7-5502-3325-6

I . ①妹… II . ①王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59809 号

妹头

策 划: 英特颂

责任编辑: 王 巍

特约编辑: 刘 婧

总 发 行: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90 千字 880 毫米 × 1270 毫米 1/32 5.5 印张

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3325-6

定价: 23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21-56551515

目录

妹头 / 001

死生契阔，与子相悦 / 127

寻找上海 / 153



妹
头

引子

傍晚时，他在马路上看一个女孩吵架。

一辆出租从马路中间斜穿过来，在人行道边陡然停下，车门哗地打开，走出那个女孩子。她绕过车头，跨到那边车门，又哗一下拉开，冲着里面说：出来，你出来！那司机不得已地出来，说：出来就出来！虽然是行人稀少的时分，可还是围上了一些人，他就在其中。人们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，那女孩子的气势又如此凌厉。女孩子穿一条浅颜色的牛仔裤，足下蹬一双鹿皮矮靴，垂肩的直发微有些枯黄，但依然柔软，手里提着几个购物袋。她叫出了司机，便跨到马路中间的快车道上拦车，专拣那种桑塔纳型的出租车，一边说：打赌，我和你打赌，赌一百块钱！那司机说：赌就赌。有几辆出租车绕过她开走了，而有一辆则迟疑地停下了。

女孩子打开那车的门，身体向里一探，大声叫道：你过来！这才是打暖气了，打暖气是什么样的？是这样的！和她打赌的司



机缩在后面，就是不过去，嘴里硬着：那是新车，我是旧车。女孩有他这句话就把车门一关，这司机到底没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迟疑地又把车开走了。女孩回过头，说：你旧车？你不是说你是桑塔纳2000型？你明明不打暖气，骗子，一百块钱拿来！那司机听了这话，就好像抓到理了，向着围观的人说：我怎么会说是桑塔纳2000型？桑塔纳2000型是这样的吗？女孩并不饶他：你自己说，暖气也打不出来，还要做生意，你随便叫谁来看，有没有暖气！她的声音又高又急，可一个字也不含糊，清楚而犀利地吐出。她像只小鹿一样，绕着那辆出租逼问那司机，司机几次忍无可忍，奋起反击，又被她逼了回来。

他从头至尾观看了这场吵架，直至那司机不收她车钱，让她下车，她又另打了一辆出租，开走，结束。他想起了他的前妻，妹头。妹头就是这样的人。

妹头

就是这样的人。



第一章

妹头是她的小名，完整的叫法是阿妹头，简称为妹头。在上海话里，“妹”是发“怀来”的音，十三韵里的第六韵，第一声，有些像羊叫：“咩——”“头”则是浊音，很短促的一收，又和上海话里的“豆”同音，叫起来，就有一种乡俚的娇憨，是那种摔摔打打的宝贝。人呢，是生在闹市里的人口密集的弄堂里，这种女孩子，从小到大，都有着一个特别亲密的女友的圈子，那种类似工厂里的小姐妹的圈子，彼此都是称呼小名的，所以她的小名要比大名叫得更响亮。她的大名，叫作朱秀芝，像这一类闺秀气十足且乡气未脱的名字，都是出自妹头那样的父母。父亲从常州乡下出来，到上海学生意，最后学成一个绸布店职员，妻子是同乡人介绍的，不过是苏州木渎镇上的人，在上海的纱厂做细纱工，后来身体不好病退了，在家做家庭妇女。老实，勤勉，本分，再加一点过日子的精明。

他们住在淮海路上一条弄堂里，这条弄堂要说也是正宗的洋



房，红砖的墙面，高高的台阶，石砌的圆拱门，宽大的木楼梯，荸荠色扶手的栏杆雕着花，天花板四周也雕着花，窗是双层的，有一层是木百叶窗。要是一家一户住，那定是大户人家，都可住的洋行的买办，可事实上，住的却是小家小户。像妹头这样的人家，就算是上等的阶层了。他们住底层朝南的大房间，是一幢房子里最好的房间。要是一户人家住，这一间大约就是客厅，而后面的，朝北的，略小些的，由另一户人家住的一间，则是内容客厅，抽雪茄、打牌，或者女眷们聚集的场所。现在这两个厅已经分隔，封死。在那面墙画境线的位置以下，墙面突然收进了半匹砖的样子，这就是后来砌上的。

在这并列的两间厅外面，是楼梯，楼梯的另一侧，则应当是书房，更要小一些，略呈狭长的，也是并列的两间，还是住了两户人家。再推后，便是厨房，楼梯底下有个三角间，本是堆杂物的，如今做了谁家的卧房，可安一张床和一张桌，顶里面的地方，却不够抬头的，只能伸脚。在厨房和三角间当中，由于房子的深度，到了这里，光线已相当暗了，在这暗中，几乎看不见的，有一扇小门。这扇门的尺寸、厚薄，和所用的木料，都与这座房子的体积、结构、气派甚不相称，它不仅是窄小，还低矮，并且单薄，也没有锁和插销的装置，一推，便开了。不由得眼前一亮，北面的均匀平铺的光亮涌了进来。紧接着，洁净的边缘清晰的鹅卵石地面也扑进眼睑。这里是后弄。这条后弄很意外地，人迹罕至，与前弄里的嘈杂喧嚣形成对比，它相当寂静。

妹头家住的这间大间，南边，临弄堂，还有个内阳台。妹头家在这个内阳台里做了个大大的文章。他们在内阳台的一侧，隔了一间，做成一个小卫生，里面有一个抽水马桶，还有一个洗脸池。底层只有一个小卫生间，是套在内客厅里，也就是与妹头家

一墙之隔的，后面那家的房间里。因此，像对面的两户人家，因为隔不出地方装卫生，不得不用马桶。二楼和三楼，因是作卧房设计的，有大卫生间，但又是套在某个房间里的，其余人家，也要用马桶。住在洋房里，却用马桶，虽然不相称，可也不奇怪。这城市，尤其是这闹市，就是有许多不相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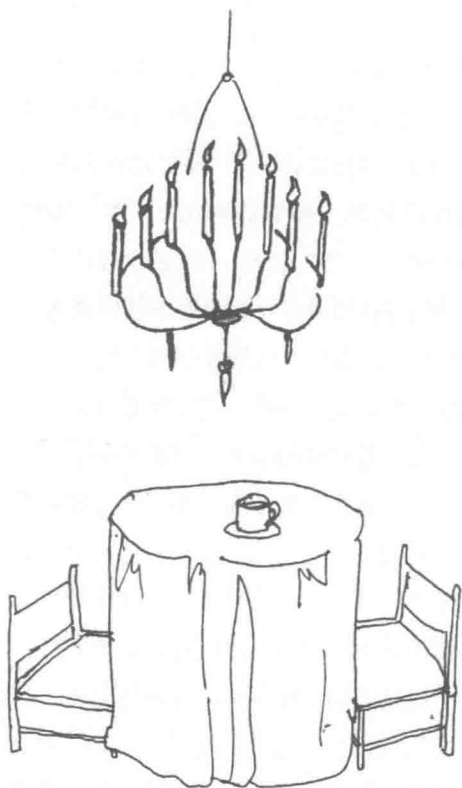
弄堂里有一首童谣，便是唱的这个：赤膊戴领带，赤脚穿皮鞋。必要用沪语来唱，“领带”的“带”和“皮鞋”的“鞋”，是发第一韵，“发花”韵，就响亮。节奏上呢，“赤膊”两个字后面带有副点，和接下去的“戴领带”的“戴”，组成切分，下一句也是，唱起来就十分昂扬。像妹头家这样有自家独用的卫生，在这弄堂里，又好算上层了。自家搭的小卫生，仅占去内阳台的四分之一，还有四分之三的地方，很宽松地安了一张大床，床头放一个被柜，床脚一架缝纫机，还有地方走路。妹头的奶奶，就带着妹头的哥哥和弟弟睡这张床。妹头则是同她妈妈合睡的，睡在大房间里。

大房间是一个很漂亮的，有着中产阶级气息的房间，它和很多上海中等人家一样，将卧室和客厅做在一起，非但不局促，还很舒适，并且堂皇。在这个长和宽比例适度，因而就显得很敞亮的房间里，靠着北墙，也就是方才说的，那一面凹进去的墙下，放着一具镶有穿衣镜的大衣橱。离大衣橱半步距离，横向地，并列两张三尺半宽的单人床，之间隔一张床头柜。再过来些，是一张三人长沙发，长沙发对面的墙下，是一具五斗橱。沙发和五斗橱之间的那一片相当可观的空地，就是一张独脚的圆桌，四把高背靠椅，形成了这个房间的中心。家具一色柚木，西洋款式。柚木的颜色比较暗，光线又是充足的，于是，房间里就有了一层暗光，显出一种古典的厚重的气质。床上蒙的床罩是垂了流苏的麻



织的质地，桌布、沙发套、房间通向内阳台的落地门窗的帘子，都是麻织，扣纱，流苏垂地。这又在古典厚重之上，添了一层华丽。而那两张床，也并没有一点因为涉及私人生活而生出狎昵气，相反，它们使得整个房间有了居家的气氛，因而变得温馨和实惠。并且，并且它还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房间的俗丽格调，它们毕竟是堆砌过度了，几乎散发出一些奢靡的味道。但它们因于是那样的满满当当，实实足足，倒正好反映出它们实是出自一颗纯朴的心，它本着勤劳的原则，照着中产阶级的摹本，描画了自己的生活。

妹头和她的母亲睡在靠大橱的那张床，另一张床是父亲的。比较她的睡在内阳台、奶奶床上的哥哥弟弟，就可看出她在家中受宠的地位。她脚上穿的是皮鞋，哥哥和弟弟穿的则是出自奶奶手的、家做的布鞋。到了星期天，妹头穿上妈妈用各种零头料子替她做的新衣服，妈妈再用一把火钳，将妹头的额发和辫梢卷得蓬松和弯曲。把妹头收拾停当了，妈妈再接着收拾自己。这时候，妹头就在弄堂里，领受着小伙伴们们的艳羡和欣赏，共同讨论衣服的颜色、式样，还有发梢的卷曲程度。妹头虽然受宠，可是并不受放纵，所以，她倒一点不骄矜，同人很合得来。她很欢迎这样的讨论，因为成了中心，比往常还更谦逊一些。等她的父母终于打扮停当，姗姗地走出，挽起她的手，将她从小伙伴堆里领出，这时候，由不得她的，便也矜持起来。这一家三口啊！你能说他们就不是从隔壁的公寓里走出来的？男的，穿着浅色的西装，双色镶拼接缝的皮鞋，戴一副金丝边眼镜。女的，白色真丝的长袖衬衫，束在西装裙里，臂弯上挽了一件西装外套，玻璃丝袜，高跟鞋，头发是化学电烫的短发，但做得很自然，只在前额上，波浪略大一些，但很快便顺下来，变成小小的一卷，从耳后



大房间是一个漂亮的，

有着中产阶级气息的房间，

它和很多上海中等人家一样，

非但不局促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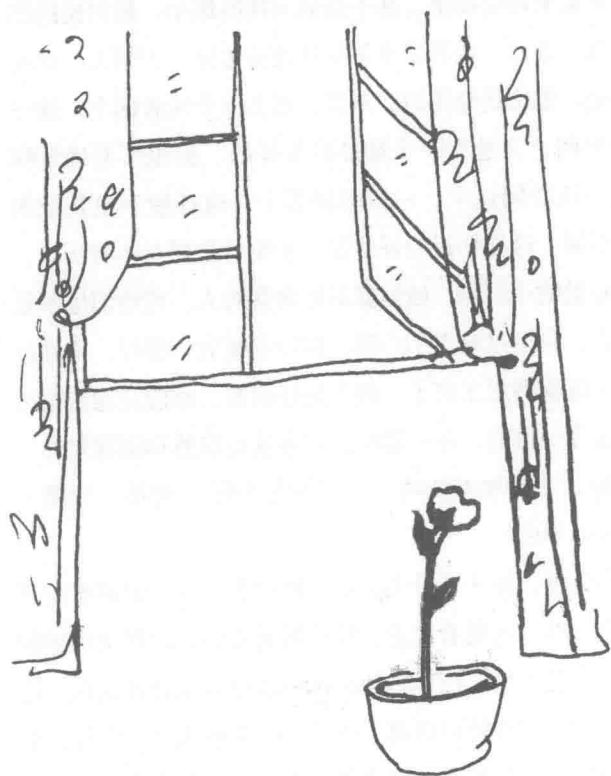
还很舒适，并且堂皇。



弯到腮边。小姑娘，则是像天使似的。在邻人们的赞叹声中，他们走出了弄堂。

这是这个家庭的黄金时代。最好是，大人永远不要老，孩子永远不要长大。做不到永远，那也慢一些，让人们充分地享受够了，再说。妹头睡在大房间里，妈妈的床上，枕头是宽大松软的，木棉心子，荷叶边绣花的枕套。被子是鸭绒被，缎子包的胆，再套一个棉布的贴花的被套，中间镂空一个菱形的方块，露出内胆的缎面。由于十分的舒适和得意，妹头忍不住要动来动去，滚来滚去，这就要遭来妈妈的责打，怪她要把被子蹬破。要知道，这是鸭绒，绒头很细，有针尖大的缝，绒头就要钻出来。妈妈给妹头看内胆的接缝，都镶着双边的滚条，一条墨绿压着一条铁锈红。针脚那么细密，几乎就看不出针眼。要是把它蹬脱线了，怎么办？妹头流着眼泪躺倒了。这会儿老实了，老实了一会儿，就进了梦乡。妹头由于和父母生活得贴近，其实是比哥哥和弟弟更多地挨责打。吃饭嘴里吃出“呱呱”的声音，要挨责打；坐相不好，坐在椅子边上，将椅子朝后翘起来，也要挨责打；和弟弟吵嘴，奶奶生了气，向妈妈告状，当然，她可能告的是完全另一件事，告她自己到橱里拖了新毛线衣去给楼上玲玲看，更要挨责打。

这样的责打，一方面是使妹头学习了做女人的规矩，这规矩不是深宅大院里的教养，也不是小户人家的带有压迫性质的戒约，而是这样弄堂里的中等人家，综合了仪表、审美、做人、持家、谋生、处世，等等方面的经验和成规。既是开放，又是守旧的一点原则。这点原则，在妹头身上落实得挺完美，她真的长成了一个聪明、能干、有风度，又有人缘的小女人。但另一方面，这样频繁的责打也使得妹头有点皮厚。这皮厚，倒不是寡廉鲜耻



这是这个家庭的黄金时代。

最好是，大人永远不要老，

孩子永远不要长大。